

<<炮打双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炮打双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963108

10位ISBN编号：7505963104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作者：杨绛//孙犁//冯骥才|主编:李小林//肖元敏//程永新

页数：32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## 前言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，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。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，这间收发室，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的一间收发室，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，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，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，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，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，等待编辑们的辨识。很多年中，从邮局、收发室、到编辑部、印刷厂，再回到邮局，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，像链条，周而复始地转动，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，经过它的转动，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。

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，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，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，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。

《收获》的历史，早已超出它的自身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，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、创作谈，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。

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，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。

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，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，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。

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——早在1957年7月，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，到1979年以前，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，它发表的作品，诸如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茶馆》（老舍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（李英儒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杂色》（王蒙）、《美食家》（陆文夫）、《烟壶》（邓友梅）、《人生》（路遥）、《人到中年》（谌容）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（张贤亮）、《三寸金莲》（冯骥才）、《我爱比尔》（王安忆）、《麦秸垛》（铁凝）、《虚构》（马原）、《极地之侧》（洪峰）、《活着》（余华）、《妻妾成群》（苏童）、《信使之函》（孙甘露）、《顽主》（王朔）、《迷舟》（格非）、《枣树的故事》（叶兆言）、《年月日》（阎连科）、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（池莉）、《奔跑的火光》（方方）、《东藏记》（宗璞）、《务虚笔记》（史铁生）、《秦腔》（贾平凹）、《平原》（毕飞宇）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（迟子建）等，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，更重要的，它所呈现的，不仅仅是作品，更是标准、原则、精神，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，得以确认、延续和发展。

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，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，《收获》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，把《收获》视为一面旗帜，应不为过。

尤其在今天，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，文学家也不例外，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，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，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、内分泌失调，唯有《收获》的高贵、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，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。

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，但在这个时代里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。

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。

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，试图通过《收获》的个案，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，但因时间、精力所限，始终未能如愿。

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，起于2007年，《收获》创刊50周年的时候。

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、整理、编选，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，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，它是一部回忆之书，一部史书，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，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，因为它给我们希望。

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，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，使我在2007年春天，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。

我们通读了《收获》50余年的全部作品，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，又不受时代的局限，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，这是我们权衡取舍的重要标准。

当然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，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，最后不得不割舍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<<炮打双灯>>

但无论怎样，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，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，为此，我要感谢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，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。我曾经试图去掉“50年”这一时间界定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，因为我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，而是一种象征，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。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，我想，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。我毫不怀疑，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救助我们。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，座落在上海市巨鹿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里。

院门口有一间收发室，这间收发室，很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的一间收发室，没有一个收发室像它这样深刻地介入中国文学的历史，尤其在网络时代以前，许多对当世以及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，就是混迹于堆积如山的邮件中，从这里辗转到编辑部，等待编辑们的辨识。

很多年中，从邮局、收发室、到编辑部、印刷厂，再回到邮局，组成了一条隐秘的循环线路，像链条，周而复始地转动，使文学同时获得了力量和速度，经过它的转动，中国文学就不可能再停留在原处。

在文学界和读者心中，巨鹿路675号那座花木深处的西式洋楼，不仅是一家高品质的文学加工厂，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圣地。

《收获》的历史，早已超出它的自身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，进入作家们的回忆录、创作谈，甚至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中。

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可能有许多条路径，但每一条路径最终都会抵达这里。

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标，如果我们有起码的公正，我们就不可能无视它的存在。

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非凡的资历——早在1957年7月，巴金和靳以就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，到1979年以前，它一直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，它发表的作品，诸如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茶馆》（老舍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（李英儒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杂色》（王蒙）、《美食家》（陆文夫）、《烟壶》（邓友梅）、《人生》（路遥）、《人到中年》（谌容）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（张贤亮）、《三寸金莲》（冯骥才）、《我爱比尔》（王安忆）、《麦秸垛》（铁凝）、《虚构》（马原）、《极地之侧》（洪峰）、《活着》（余华）、《妻妾成群》（苏童）、《信使之函》（孙甘露）、《顽主》（王朔）、《迷舟》（格非）、《枣树的故事》（叶兆言）、《年月日》（阎连科）、《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》（池莉）、《奔跑的火光》（方方）、《东藏记》（宗璞）、《务虚笔记》（史铁生）、《秦腔》（贾平凹）、《平原》（毕飞宇）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（迟子建）等，无不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，更重要的，它所呈现的，不仅仅是作品，更是标准、原则、精神，它们通过那条永动机一般的隐形链条，得以确认、延续和发展。

无论在言说空间受到贬抑，还是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，《收获》始终如一地传布着文学的真理，把《收获》视为一面旗帜，应不为过。

尤其在今天，欲望的盛行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事实，文学家也不例外，欲望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唯一灵魂或灵魂的主要部件，在欲望的强大压力下，文学开始变得手足无措、内分泌失调，唯有《收获》的高贵、坚定和沉着没有丝毫改变，它证明了文学在这个益发冷酷的世界上仍然可以有尊严地生活。

这是中国文学应有的气质，但在这个时代里，它却成为一个奇迹。

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打量这本杂志的历史。

我曾有过以这本杂志为研究对象写一本专著的愿望，试图通过《收获》的个案，剖析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和精神史，但因时间、精力所限，始终未能如愿。

编选这套丛书的动议，起于2007年，《收获》创刊50周年的时候。

对那些曾经影响过我们的作品进行分梳、整理、编选，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杂志本身，所有经历过的岁月都会附着在纸页上呼啸而来，它是一部回忆之书，一部史书，它见证了文学的传奇和我们自身的奇迹，它同时也是一部未来之书，因为它给我们希望。

这唤起了我这位出版人的职业冲动，一种无法言喻的激情，使我在2007年春天，开始主持这套丛书的编选工作。

我们通读了《收获》50余年的全部作品，尽可能选择那些既影响过时代，又不受时代的局限，具有某种超越性的作品，这是我们权衡取舍的重要标准。

当然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或者由于版权方面的原因，有些我们很想收选的作品，最后不得不割舍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
<<炮打双灯>>

但无论怎样，在历经两年反反复复的出版过程之后，这套丛书终于在2009年的春天面世，为此，我要感谢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所有同仁的支持与合作，当然也要感谢出版者的努力。

我曾经试图去掉“50年”这一时间界定，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，因为我不再把它视为一个具体的数字，而是一种象征，是对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艰辛而漫长的旅程作出的精确概括。

如果用物质主义者最擅长的比喻，我想，我是触及了中国文学的银行中一笔最珍贵的款项。我毫不怀疑，它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救助我们。

<<炮打双灯>>

书籍目录

草原上的小路 鬼 稿纸上的月亮 芸斋小说 桥边小说三篇 多余的故事 错误 牛皮 明的迷途 青黄 悬岩之光 结婚 陈守存 冗长的一天空的窗 炮打双灯 临终关怀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那天春天和行吟诗人在一起的经历 架纸飞机 飞行 朱颜长好 画屏 小羊皮纽扣 古典爱情 口供 流雾月牛栏 少年英雄史 五月六日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稿纸上的月亮阳光滑到玻璃板上。

我垂下眼帘，一片温暖的桔红色在轻轻颤动。

这是个寂静的早晨。

每隔一阵，胡同里传来爆米花那沉闷的响声。

阿富汗正进行着战争。

一架大型客机在法国南部坠毁。

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以色列定居点……我坐在这里，已经是第三天了，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

这个世界是多么具体，似乎只在某个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才有意义。

早上洗脸的时候，镜子里那副疲倦而又紧张的神态，真像一只困兽。

前几天的报告会上，那伙大学生发出一阵阵嘘声，有人还递来这样的条子：“你能代表我们吗？别不要脸了！”

”麦克风刺耳的交流声给了我沉默的机会。

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，又能说些什么呢？

我睁开眼睛，轻轻一吹，玻璃板上雪白的烟灰像鸥群掠过水面。

每次退潮，我总是和小伙伴去去立马崖下拣海蛎子。

从礁石上一个个敲下来，再用小刀剥开，倒进嘴里……我是渔民的儿子，好像这已不是事实，仅仅是档案里的一段文字而已。

要不是妈妈去世后，舅舅把我带到北京，说不定此刻我正坐在突突震颤的机帆船甲板上抽旱烟，旁边盘着饱含盐分和鱼腥味的网绳。

我摊开一只手：白皙、瘦长，没有一点茧痕。

命运真不可思议，恐怕也只有不可思议的才是命运吧……有人敲门，敲得那么轻，最初我以为是错觉。

原来是位姑娘，短短的剪发在阳光下有点儿发黄。

“丁玉龙老师在吗？”

”她怯生生地问。

“我就是。”

”“我……”她那圆乎乎的脸涨红了。

“有话进来说吧。”

”她差点儿踢倒地上的暖壶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“没关系，请坐。”

”我指指沙发，说。

她在沙发旁的凳子上坐下来，把旧书包放在膝盖上。

“我叫陈放，是师范学院的学生。”

我喜欢您的小说，就来了。

”她抱歉似地笑了笑。

“喜欢哪篇？”

”她想了想。

“我喜欢《遗物》。”

”“最近这几篇呢？”

”“嗯，还没看过。”

”她的口气有点犹豫。

我警惕起来，说不定她就是那伙起哄的大学生中的一个。

“你周围的同学有什么反映？”

”“没怎么听说。”

好像有人认为没以前深了。

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” “冰窟窿深，”我说。

姑娘显得有点儿尴尬，不停地摆弄着书包上磨成穗状的扣带，在手指上绕来绕去。

“喝水吗？”

” “不，不，您别倒了，我马上就走。”

” 她从书包里摸出一叠稿纸。

“我试着写了篇东西，很不像样，想请您看看，行吗？”

” 我接过稿子，在手里掂了掂。

“你在中文系？”

” “不，我在物理系。”

” “头一次写？”

” 她认真地点点头。

“听我句劝告吧，钻钻你的本行，别费这份心思了。”

” 她缩了缩肩膀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” “这是颗酸葡萄。”

” “真的？”

” “我尝了，才这么说。”

” 她笑了，笑得很甜，那张相貌平常的脸顿时漂亮了。

“可我从小就爱吃酸的呀。”

” 她说。

我咬咬嘴唇，没吭声。

“再说，酸葡萄也可以酿成甜酒。”

” “甜酒？”

” 她站起来。

“反正我想尝一尝。”

” “好吧，我的话就说到这儿。”

” 送走客人，我又在桌前坐下来。

也许这就是故事的开始，从酸葡萄的对话开始，然后呢？

我拿起钢笔，拧开笔帽，盯着细小的金尖。

怎么回事？

外面的天气多好，我关在屋里，像只过冬的苍蝇。

以前我每天可以写八千字，按那个老女人的说法，“像喷泉一样”。

她自以为是我的保护人。

谁多看一眼那副蠢相，谁准想自杀。

难产说不定是件好事，是新的开始。

多可笑，快四十的人还在谈开始，帝王们十几岁就在修陵墓了。

别装蒜，活得像个人吧，人……钢笔顺着指缝滑下去，戳在稿纸的右上角，溅上了一大滴墨水。

我随手勾成一弯月亮。

娟进屋时的样子，引起了一种岁月飞逝的感觉。

似乎在这一瞬间，往事涌现了，并流动起来，成为日常生活的背景。

“干吗这么看我？”

” 她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我干巴巴地说。

娟把身后的冬冬拉过来。

“叫爸爸。”

” 冬冬站在我和娟之间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呆呆地望着地面。

“叫呀，”娟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。

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冬冬依旧站在那里，动也不动。

“托儿所阿姨说，下午他和别的孩子打架了，抢一辆汽车……累死了。”

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叹了口气。

我走过去，抱起冬冬，亲他，用胡子扎他。

他默默地躲闪着，反抗着，终于挣脱了我，慢慢地走到桌前。

“月亮。”

“他把小手伸到稿纸上，喃喃地说。”

娟凑了过去。

“嗨，大作家，一个字没写出来，倒有心画这玩意儿。”

催稿信快堆成山了，我看这债你怎么还。

“我不欠任何人的债。”

“我生硬地说。”

娟用手捋了捋袖子上的衣褶，很快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只欠自己的债。”

“我又说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我没吭声。”

她走过来，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然后摸了摸我的脸。

“你累了。”

“我望着她的眼睛，勉强地笑了笑。”

“什么事不顺心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我抓住她的手。”

“我累了。”

“看你这一脸阴沉相，怪吓人的。”

明天把胡子刮刮。

我去剁馅，买了点儿韭菜。

“我在桌前坐下，抚摩着冬冬毛茸茸的脑袋，这回他不再躲闪了。”

“明天，爸爸给你买汽车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他盯着稿纸，说。”

“买自动枪，好吗？”

“冬冬沉默不语。”

“我爷爷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忽然问。”

“打渔的。”

“冬冬扭头看着茶几上的鱼缸。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他死了。”

“冬冬惊奇地抬起眼睛。”

“他在海里淹死了。”

“我说。”

“你难过吗？”

“那时候我太小，才三岁。”

“我四岁半。”

“对，你已经很大了。”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”冬冬用食指在稿纸上画来画去。

“阿姨说，月亮是圆的。

”“阿姨说得对。

”“你画得不圆？

”“我的月亮是弯的。

”“为什么？

”“每个人的月亮不一样？

”“爷爷的月亮呢？

”“是圆的。

”我想起村头那间堆放渔具的小黑屋。

我常常钻进去，一个人躺在晾干的渔网上。

从木板缝里溜进来的一线线月光，在海风中嗡嗡作响，伴随着阵阵海潮单调的声音。

“后代等于零，”康明咂咂嘴，把火柴棍扔进烟灰缸里，“零，老兄。

”我摇摇头，不想再争辩什么。

任何争辩都是无意义的。

我知道，他在刺激我，吸引我参加一场早已让我厌倦的游戏。

每星期六晚上，他照例用种特有的方式占领我这间十三平米的小屋。

“现实些，否则没有出路。

这是我以一个编辑的身份来劝告你，”他说。

“这么说，你还有别的身份？

”“当然，我还是一个苛刻的读者。

”“还有吗？

”“忠实的朋友和不忠实的丈夫，再加上一位可爱的父亲。

”“我倒想知道，作为一位可爱的父亲的你。

”“你是指……”“对后代，你说些什么。

”“你呀，”他笑着说。

“你有这么多身份，不矛盾吗？”“不，人是多重的……”“像千层饼一样？

”“好啦，老兄，我认输了。

夫人呢？

”“送孩子回姥姥家去了。

”“这阵子写得顺手吗？

”“不。

”他扭头望着我。

一只眼睛很亮，反射着落地灯的灯光，另一只则在暗绿色的阴影里。

“你变了。

”他说。

“是吗？

”“大概是艺术家的良心压得你喘不上气了吧？

”“我不是艺术家，从来就不是。

”“你的名声够大的了。

”“我在街上拉一泡屎，还会更大些。

”“别要求得过高，老兄。

”我冷笑了一声。

“问题不在于你我怎么想，长着自己的脑袋，当然是件好事。

”他站起来，踱来踱去，影子在墙上滑动着。

“应该明白这一点，咱们不过是社会的奢侈品，没有人在乎你怎么想。

”“你自己也不在乎？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” “我，是个唯物主义者。

”他走到桌前，拿起稿纸，“画得不错。

知道月亮的圆缺是怎么回事吗？

”我没吭声。

“那是我们这个地球遮挡阳光的结果，这是常识。

” “对，常识。

” “想脱离轨道吗？

”他转身靠在桌上，诡秘地笑了笑。

“那就等于毁灭。

”边缘上的纸灰卷了起来，覆盖着渐渐暗下去的红火，蓝色和褐色的烟缕混在一起。

那个小姑娘的小说尽管技巧差，却深深打动了我。

这悲剧一定是她的亲身经历，既是爱的开始，也是爱的结束。

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寻找爱有多难，失去却是瞬间而永久的事情。

“房子的事，你没去催催？

申请递上去好几个月了。

”一阵窸窣声，这是娟在脱衣服。

烟灰剥落了，一片一片掉在稿纸上。

“你明天找徐老头说说，他一句话，比你跑十趟文联都管用。

” “我不想去。

”这是我的声音吗？

人永远不能准确地听到自己的声音。

这声音能在世上飘荡多久？

最多七十年吧，然后和我一起消失。

而海的喧响却无尽无休。

我写下文字，印成书，谁又敢担保几十年后还有人读呢？

别说几十年，现在的年轻人就开始摇头了。

“我们厂老葛的爱人在洗衣机厂，试销才一百五……”什么是经久不衰的？

艺术中的永恒太可怕了，让人望而生畏，像一块冰冷的墓碑。

它要求艺术家孤注一掷。

床板吱吱响着，娟在翻身。

海鸥是孤注一掷的。

听听它那发自整个腔体的凄厉叫声，就不会怀疑这一点。

为什么我最近常常想到海呢？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烟让人轻松。

一片烟灰落在月亮附近。

唔，遮挡阳光的结果。

是啊，艺术家也是人。

他必须保住脑袋，保住这最基本的思想权利。

我大可不必瞧不起康明，彼此彼此。

再说，他有他的道理。

也许撒谎才是人的本质，而真诚是后天的，真诚需要学习。

问题仅仅在于说真话吗？

艺术本身就是假的，它也正是以此来平衡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的关系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”娟声音含混地说。

这是一种暗示。

她在等待着我，像原始部落的女人在等待狩猎的男人，不，是打渔的男人，手持着鱼叉，腰间裹着兽皮，用整个腔体发出叫声，回答着召唤。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“对了，这个月该咱们收水电费了，上个月电费那么贵，准有人偷电……”那间小黑屋不知还在吗？刺鼻的腥臭味，滑腻腻的地板，还有挂在屋顶接雨水的小铁桶。

很多年没回去了，真应该回去看看。

“……明天晚上你去我们家接一下冬冬，我可能加班。

”父亲，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。

他是怎么淹死的，连我也不知道。

他什么也没留下。

不，他留下了我。

而我将留下什么呢？

我把烟头熄灭，关上台灯，一切消失了，月光泻进来，我想起了那位姑娘的笑容。

“你怎么不吭气？

”娟哼了一声，翻身对着墙壁。

她生气了，但却是假的。

我揭开被子，扳过她的肩膀，在暗中望着她紧闭得颤抖的眼皮。

“好啦！

”我说。

她慢慢地抬起胳膊，围住我的脖子，把丰满而潮湿的嘴唇贴过来。

“房子的事……”“祝玉龙的创作永远像喷泉一样！

”老女人说。

“不，”我放下杯子。

“怎么？

”老女人望着我。

“还是为了徐老的健康干一杯吧。

”“也好，为了我不甘心进坟墓。

”老头说。

老女人拣了块鱼放在我面前的小碟里。

“尝尝，黄鱼，我烧的。

”“不错。

”这种彼此的恭维仿佛成了一种默契。

“比起你的小说呢？

”“强多了。

”“玉龙，”老女人故作神秘地凑过来。

“有件事你得好好谢谢我……”“什么事？

”“猜猜。

”我摇摇头。

“猜猜嘛。

”老女人用脚尖踩了我一下，我把脚抽回来。

“行啦！

”老头不耐烦地用筷子敲敲盘子。

“你就会来这套，有什么话直说好了。

”“没你的事！

”老女人白了他一眼，“前几天，出版社的张社长来，我跟他谈起你。

他呀，答应给你出本集子。

”“噢。

”她在等待我进一步的反应。

“谢谢，不过……”我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，“还是等等再说吧。

”“什么？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” “我凑不出像样的东西。

” “嗨，我这要烧香，老佛爷掉屁股。

” “有远见，”老头一边吮着鱼头，一边含糊不清地说，“唔，唔，还得看看。

” “你看了一辈子，到头来不是也就挂个名，写写回忆录吗？

”老女人愤愤地说。

”你嚷什么？

”老头呸地拍了下桌子，“我至少有值得回忆的事情！

” “你跪在地上求饶，也值得回忆吗？

”。

”值得。

”老头刹那间又心平气和了。

他抠出一颗深棕色的鱼眼珠。

细细打量着。

”玉龙，你再考虑考虑。

”老女人用胳膊抱住干瘪的胸脯，叹了口气。

”我去厨房看看。

” “这个女人。

”老头等她一出门，哼了一声，然后转向我，“你有心事？

”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

”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文人嘛，总爱多愁善感。

”他又死死盯着那颗鱼眼珠。

”不，我只是有点不甘心。

”他抬起头，毫无表情地望着我。

”你今年多大岁数？

”他问。

”三十七。

” “知道中国历史有多长吗？

”我没有回答。

”五千年。

”他伸出五根弯曲、颤抖的指头。

”不妨多看一看，如果有机会一争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年轻人。

我看了几十年，固然一事无成，毕也悟出不少道理。

”说完，他一口把鱼眼珠吞了进去。

我在桌前坐下来。

我知道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

我不会再回到甲板上，回到礁石旁，回到那间月光在板缝中鸣响的小黑屋里。

我的头有点儿疼，这是酒——那被晒过的粮食变成的液体在作怪，是阳光在作怪。

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，真想哭，尽管我很多年不会哭了。

说不定我的泪水比别人的更咸，我是渔民的儿子。

我的父亲死在海上。

他的船翻了，连尸体也没有，在村头的坟地上给他立了一块木牌。

那里有很多这样的木牌，面朝着海，朝着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。

我是幸运的。

我不知道那些出过集子的作者，是不是经常路过书店，隔着玻璃看一眼那本自己的书。

精装和简装的两种。

精装的烫着金字，外面包着质地柔韧的软皮。

## &lt;&lt;炮打双灯&gt;&gt;

他们比我更幸运。

然而，幸运是会轮换的。

我不该停下来。

我没有选择的机会，只有机会在选择我。

其实，一切本没有什么。

我的神经太脆弱了，总有各种恶梦来打搅我，搅得我不安宁。

那颗鱼眼珠曾见过海里的一切：水藻、电鳗、珍珠贝……当然，还有海蛎子。

别停下来，我才三十七岁，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讲，这毕竟是个上升的年纪。

那位姑娘的笑容并不只包含纯洁和美，笑容是可以掩饰一切的。

然而在这笑过的地方必然要留下痕迹，留下皱纹。

让我也笑吧，在我还会笑的时候。

我拉开抽屉，怕烫似地摸了摸那份稿子的折角。

那是秘密，悲剧中不可超越的秘密，我却触动了它。

我也有过爱，我也有写这种爱的权利。

这不是剽窃，废话，当然不是。

酸葡萄可以酿成甜酒。

好一颗酸葡萄！

我推上抽屉，铺开那张画着月亮的稿纸，写了起来。

冬冬抱着辆玩具车，踢着一块石子，石子在便道的方格砖上当唧唧地响。

“快点儿，冬冬，”我拽住他的小手，说。

“咱们回家吗？”

“回家。”

他环顾着周围行人和车辆的暗影，嘴里断断续续地哼着一首歌谣。

我听不清具体内容，好像讲的是一只猫和一只鸟的故事。

“爸爸，瞧，”冬冬抬起头，说。

在路灯柔和的灯光之上，月亮又大，又圆。

“这不是你的月亮。”

“对，不是。”

“那、那你的月亮呢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有说。”

我们正走进芙蓉树浓密的阴影里。

我知道，他在注视着我，却看不清我的脸。

<<炮打双灯>>

编辑推荐

《炮打双灯》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，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。



<<炮打双灯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